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三十二回 念母舅程書探監 護主僕天爵登舟

卻說黃經一日在監晝寢，忽聽得獄卒報外邊有大貴人到探。黃經接見，係外甥程書。其人乃江西進士，是年要往皇都引見，途中遇盜，進退兩難，特投粵省母舅借貸。聞寃被陷，逕到牢中。甥舅一見，悲喜交集，各述所遭。黃經附耳曰：「本省職員不可與舅來伸冤。惟望賢甥赴京，代為朝告。」言罷，血淚沾襟。程子曰：「無傷也。（程書語純用四書，天然湊合。）君子亦有窮乎？今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，如此則與禽獸奚異哉？」黃經曰：「輝鴻素性奸險，架禍於吾。知汝為吾謀事，恐來貽害賢甥。」程子曰：「斯人曰：不仁不智，無禮無義，則為狼疾人也。彼哉，彼哉，何畏彼哉？」黃經又告曰：「吾有東潯田租，汝可收來，以作盤費。」程子舉手感謝曰：「予將有遠行。夫子之言，多助之至。」黃經更言：「離家千里，飲食須要調停。」程子對曰：「一人之身，饜饜而治，必敬必戒，無違夫於矣。」黃經囑他在途中，一切越分之事不可為。程子又答曰：「夫於教我以正，非仁無為也，非禮無行也。是非君子之道，吾弗為之矣。」黃經且將投店事宜叮囑，以防小人暗計。程子點頭曰：「不仁者則知惡之。」黃經恐他不慣江湖舟行，須要仔細。程子曰：「吾聞之觀於海者其慮患也深。」黃經戒其以上下相處，須以義交，不可以怨結。程子欣然曰：「於既已知之其有不合者，受之而不報矣。」黃經遂問其引見後，何日錦旋。程於歎曰：「千里而見王，幾千人矣，皆引領而望。王如善之，是預所欲，王若棄之，（若字請聲借用）非赤子之罪也，豈予所欲哉！以待來年然後歸。」甥舅問答一番，同相哭泣。程子安慰其舅曰：「大人者今也不豐。雖在縲紲之中，不能一朝居也。夫謂：非其有而取之，莫之致而至者，則君子不患矣。」言罷而別。程書至東潯，討得租銀數萬，收拾行裝，僱舟登程而去。但見：風月一江供笑傲，

雲山滿目壯行游。

未幾，舟次南雄，高登庾嶺。再僱一舟，望北而去。

且說何天爵卜吉與天來，主僕登程。一邊著令親人營柩而返，遂與區明等又行。區明泣謂天來曰：「吾今為貿易所羈不能隨護足下，竟至中途而廢，心甚不安。乃作七絕一首留別。」詩云：

與君聚首別今朝，又隔江山萬里遙。

望保千金圖報復，他年雪恨訴天朝。

天來覽畢，愁腸欲斷，不禁淒然。遂將原韻賡和。其詩云：

時窮運蹇競連朝，今日茫茫去路遙。

賴有諸君同著力，微軀應可赴公朝。

寫畢呈與區明，曰：「後會無期，感諸公再造之恩。不知何日可報？」四公曰：「梁官人須要寬心，勿以我等為念。今日何客官慨然仗義，真乃一場造化也。」天爵曰：「吾今保他北上，事如兄弟，自然不負所托，諸公且莫介懷。」天來取出前後飯店鑰匙與四公。四公辭曰：「君子之交以義。區區小利，何足道哉！」天來再三放下。四公囑咐管店人將三人行李、貨物搬至客船，交代明白，無使有遺。（此句似極間極，緩之筆然，決不可少闕，下文便知矣。）

三人辭別登舟。天來囑祈福隱身入艙，勿惹外人耳目。是日，南風天作，雲滿秋江。天爵在船頭觀望。行不上半里，遙見後邊一隻小舟，舟後插兩個燈籠，大書紅黑二色，盪幾枝橫槳，乘風破浪，快快追來。高聲喝曰：「前面什麼客船？」天來聞喝心駭。少頃又一人叫曰：「係梁某人船否？」主僕二人驚顧，匿在官艙屏息。船戶雖有應答，他競不聽。（彼在上風故不可聽）天爵心中疑惑，左右瞻顧，佯作不聞。（既在下風，如何佯作不聞？夾寫一爵，總為後文取勢。）天來在艙聞他再喝一聲曰：「若係梁某人船，前往不得！我等兄弟便要過來。」（讀至此為天來捏一把汗）颺尺之間，喝聲漸近。（斯時雖欲佯作不聞，亦不可得。）天來慌得遍身冷汗，神色昏迷；祈福手足無措，愈不敢出來叫救，主僕慌作一團。（極意描寫以見下文之趣。）天爵叫船家乘此順風，高掛輕帆，任他叫喊。但聞他在後邊聲聲亂叫低帆，如此帆大風高，小舟焉能追趕？自然越追越遠，隨喝隨行。（從一筆又寫天來解寬。）

不意遇著一陣狂風，吹斷客船帆索。眾水手紛紛叫喊，卻被後邊小舟趕到，高聲贊曰：「好風！」（聲猶在耳）未知此舟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